

<<东西漫步>>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东西漫步>>

13位ISBN编号：9787505963511

10位ISBN编号：7505963511

出版时间：2009-5

出版时间：季羨林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9-05出版)

作者：季羨林

页数：18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东西漫步>>

内容概要

《东西漫步:交友篇》由季羨林编著。

我的幻想飞腾，忽然想到了这一切。

我自诩是神来之笔，我简直陶醉在这些幻象中了。

这时窗外的雾仍然稠密厚重，它似乎了解了我的心情，感激我对它的赞扬。

它无法说话，只是呈现出更加美妙更加神秘的面貌，弥漫于天地之间。

东坡的词说：“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

”但是花们好像是没有什么悲欢离合的。

应该开时，它们就开；该消失时，它们就消失。

它们是“纵浪大化中”，一切顺其自然，自己无所谓什么悲与喜。

我的二月兰就是这个样子。

中国人对于红豆向来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我们的古人给它起了一个异常美妙动人的名字——“相思子”。

只是这一个名字就能勾引起人们无限的情思。

<<东西漫步>>

作者简介

季羨林，一九一一年八月生于山东省清平县（今临清市）农民家庭。

他六岁离开父母，往济南依靠叔父为生，在那里读完小学、初中和高中。

一九三一年高中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一九三四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

一九三五年被录取为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

是年秋赴德国，入哥廷根大学学习，一九四一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一九四六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

自一九五四年起，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等职。

季羨林先生学术研究领域广泛，主要有印度古代语言、中印佛教史、中印文化交流史、东西方文化交流史、比较文学、敦煌学等。

此外，季羨林先生还写有大量散文在文学界享有极高声誉。

<<东西漫步>>

书籍目录

以文会友他实现了生命的价值——悼念朱光潜先生回忆王力先生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悼念沈从文先生
我的朋友臧克家我记忆中的老舍先生我眼中的张中行西谛先生纪念一位德国学者西克灵教授传递友谊
登黄山记石林颂富春江上火焰山下星光的海洋在敦煌游唐大招提寺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佛教圣地巡礼
科纳克里的红豆战斗吧，非洲重返哥廷根花木寄情马缨花海棠花二月兰洛阳牡丹听雨雾老猫喜鹊窝加
德满都的狗鳄鱼湖

<<东西漫步>>

章节摘录

以文会友他实现了生命的价值——悼念朱光潜先生听到孟实先生逝世的消息，我的心情立刻沉重起来。

这消息对我并不突然，因为他毕竟是快90岁的人了，而且近几年来，身体一直不好。但是，如果他能再活上若干年，对我国的学术界，对我自己，不是更有好处吗？

现在，在北京大学内外，还颇有一些老先生可以算作我的师辈。

因为，我当学生的时候，他们已经是教授了。

但是，我真正听过课的老师，却只剩下孟实先生一人。

按旧日的习惯，我应该称他为业师。

在今天的新社会中，师生关系内容和意义都有了一些改变。

但是，尊师重道仍然是我们要大力提倡的。

我对于我这一位业师，一向怀有深深的敬意。

而今而后，这敬意的接受者就少掉重要的一个了。

五十多年前，我在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念书。

我那时是二十岁上下。

孟实先生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在清华大学兼课，年龄大概三十四五岁吧。

他只教一门文艺心理学，实际上就是美学，这是一门选修课。

我选了这一门课，认真地听了一年。

当时我就感觉到，这一门课非同凡响，是我最满意的一门课，比那些英、美、法、德等国来的外籍教授所开的课好到不能比的程度。

朱先生不是那种口若悬河的人，他的口才并不好，讲一口带安徽味的蓝青官话，听起来并不“美”。看来他不是个演说家，讲课从来不看学生，两只眼向上翻，看的好像是天花板上或者窗户上的某一块地方。

然而却没有废话，每一句话都清清楚楚。

他介绍西方各国流行的文艺理论，有时候举一些中国旧诗词作例子，并不牵强附会，我们一听就懂。

对那些古里古怪的理论，他确实能讲出一个道理来，我听起来津津有味。

我觉得，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一个在学术上诚实的人，他不哗众取宠，他不用连自己都不懂的“洋玩意儿”去欺骗、吓唬年轻的中国学生。

因此，在开课以后不久，我就爱上了这一门课，每周盼望上课，成为我的乐趣了。

孟实先生在课堂上介绍了许多欧洲心理学家和文艺理论家的新理论，比如李普斯的感情移入说，还有什么人的距离说等等。

他们从心理学方面，甚至从生理学方面来解释关于美的问题。

其中有不少理论我觉得是有道理的，一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忆不忘。

要说里面没有唯心主义成分，那是不能想象的。

但是资产阶级的科学家，只要是一个有良心、不存心骗人的人，他总是会在不同程度上正视客观实际的，他的学说总会有合理成分的。

我们倒洗澡水不应该连婴儿一起倒掉。

达尔文和爱因斯坦难道不是资产阶级的科学家吗？

但是，你能说，他们的学说完全不正确吗？

我们过去有一些人习惯于用贴标签的办法来处理学术问题，把极其复杂的学术问题过分地简单化了。这不利于学术的发展。

这种倾向到了“十年浩劫”期间，在“四人帮”的煽动下，达到了骇人听闻的荒谬的程度。

“四人帮”竟号召对相对论一窍不通的人来批判爱因斯坦，成为千古笑谈。

孟实先生完全不属于这一类人。

他老老实实，本本分分，自己认识到什么程度，就讲到什么程度，一步一个脚印，无形中影响了学生。

<<东西漫步>>

离开清华以后，我出国一住就是十年。

在这期间，国内正在奋起抗日，国际上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烽火连八年，家书抵亿金”。

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完全同祖国隔离，什么情况也不知道，1946年回国，立即来北大工作。

那时孟实先生也转来北大。

他正编一个杂志，邀我写文章。

我写了一篇介绍《五卷书》的文章，发表在那个杂志上。

他住的地方离我的住处不远。

他的办公室（他当时是西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我是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和我的办公室相隔也不远。

但是我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来，我曾拜访过他。

说起来似乎是件怪事，然而却是事实。

现在恐怕有很多人认为我是什么“社会活动家”。

其实我的性格毋宁说是属于孤僻一类，最怕见人。

我的老师和老同学很多，我几乎是谁都不拜访。

天性如此，无可奈何，而今就是想去拜访孟实先生，也完全不可能了。

我因为没有在重庆或者昆明呆过，对于抗战时期那里的情况完全不了解。

对于朱先生当时的情况也完全不清楚。

到了北平以后，听了三言两语，我有时候也同几个清华的老同学窃窃私议过。

到了1949年北平解放前夕，按朱先生的地位，他完全有资格乘南京派来的专机离开中国大陆的。

然而他没有这样做，他毅然留了下来，等待北平的解放。

其中过程细节，我完全不清楚。

然而这件事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朱先生毕竟是经受住了考验，选择了一条唯一正确的道路。

我常常想，在解放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大概分为三类：先知先觉的、后知后觉的、不知不觉的。

第一类是少数，第三类也是少数。

孟实先生（还有我自己），在政治上不是先知先觉；但又决非不知不觉。

爱国无分少长，革命难免先后，这恐怕是一条规律。

孟实先生同一大批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一样，经过了几十年的观察与考验、前进和停滞，既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最终还是认识了真理，认为共产党指出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因而坚定不移地在这一条路上走下去。

孟实先生有一些情况我原来并不清楚。

只是到了前几年，我读到他在抗战期间从重庆给周扬同志写的一封信，我才知道，他对国民党并不满意，他也向往延安。

我心中暗自谴责：我没有能全面了解孟实先生。

总之，我认为，孟实先生一生是大节不亏的。

他走的道路是一切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应该走的道路。

这一条道路当然也决不会是平坦的。

三十多年来，风风雨雨，几乎所有的老知识分子都在风雨中经受磨炼。

最突出的例子当然是“十年浩劫”。

孟实先生被关进了牛棚。

我是自己“跳”出来的，一跳也就跳进了牛棚。

想不到几十年前的师生现在成了“同棚”。

牛棚生活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清的。

在这里暂且不谈。

孟实先生在棚里的一件小事，我却始终忘记不了。

他锻炼身体有一套方术，大概是东西均备，佛道沟通。

在那种阴森森的生活环境中，他居然还在锻炼身体，我实在非常吃惊，而且替他捏一把汗。

晚上睡下以后，我发现他在被窝里胡折腾，不知道搞一些什么名堂。

<<东西漫步>>

早晨他还偷跑到一个角落里去打太极拳一类的东西。

有一次被“监改人员”发现了，大大地挨了一通批。

在这些“大老爷”眼中，我们锻炼身体是罪大恶极的。

这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然而它的意义却不小。

从中可以看出，孟实先生对自己的前途没有绝望，对我们的事业也没有绝望，他执著于生命，坚决要活下去。

否则的话，他尽可以像一些别的难兄难弟一样，破罐子破摔算了。

说老实话，我在当时的态度实在比不上他。

这一件事，我从来没有同他谈起过，只是暗暗地记在心中。

“四人帮”垮台以后，天日重明，孟实先生以古稀之年，重又精神抖擞，从事科研、教学和社会活动。

他的生活异常地有规律。

每天早晨，人们总会看到一个瘦小的老头在大图书馆前漫步。

在工作方面，他抓得非常紧，他确实达到了壮心不已的程度。

他译完了黑格尔的美学，又翻译维柯的著作。

这些著作内容深奥，号称难治，能承担这种翻译工作的，并世没有第二人，孟实先生以他渊博的学识和湛深的外语水平，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争分夺秒，锲而不舍，“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终于完成了这项艰巨的工作，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赞扬。

孟实先生学风谨严，一丝不苟，谦虚礼让，不耻下问。

他曾多次问到关于古代印度宗教的问题。

他对中外文学都有精湛的研究，这是学术界公认的。

他的文笔又流利畅达，这也是学者中间少有的。

思想改造运动时，有人告诉我说是喜欢读朱先生写的自我批评的文章。

我当时觉得非常可笑：这是什么时候呀，你居然还有闲情逸致来欣赏文章！

然而这却是事实，可见朱先生文章感人之深。

他研究中外文艺理论，态度同样严肃认真。

他翻译外国名著，也是句斟字酌，不轻易下笔。

严复说：“一名之立，旬月踟蹰。”

我在朱先生身上也发现了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

解放后，他努力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以此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给我们树立了榜样。

现在，孟实先生离开了我们。

他一生执著追求，没有偷懒。

将近90年的漫长的道路，走过来并不容易。

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他都碰到过。

顺利与挫折，他都经受过。

但是，他在千辛万苦之后，毕竟找到了真理，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找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好的归宿。

现在人们常谈生命的价值；我认为，孟实先生是实现了生命的价值的。

听到孟实先生逝世的消息时，我并没有流泪，但是在写这篇短文时，却几次泪如泉涌。

生生死死，自然规律，任何人也改变不了。

古人说：“大块劳我以生，息我以死。”

孟实先生，安息吧！

你的形象将永远留在你这一个年迈而不龙钟的学生的中心。

<<东西漫步>>

编辑推荐

星光，星光，星光……到处都是星光。

是星光的瀚海，是星光的大洋；是星光的密林，是星光的丛莽；光辉灿烂，绵延数十里；汪洋浩瀚，好像充塞了天地。

一本能鼓励人前进呢？

抑或拉人倒退？

一本能给人以乐观精神呢？

抑或使人悲观？

—《东西漫步:交友篇》能增加人的智慧呢，抑或增强人的愚蠢？

—《东西漫步:交友篇》能增强人的伦理道德水平呢？

抑或压低？

—《东西漫步:交友篇》能给人以力量呢？

抑或使人软弱？

—《东西漫步:交友篇》能激励人向困难作斗争呢，抑或让人向困难低头？

—《东西漫步:交友篇》能给人以高尚的美感享受呢，抑或给人低级下流的愉快？

这些《东西漫步:交友篇》都能给你。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